

第五回 蠢頭顱在尋風月

詩曰：

相見無日期，相思幾時歇？

羅帳不同歡，紗窗空待月。

過船決不抱琵琶，誰言婦性如楊花。

君不見，趙娘一諾重丘山，至今貞操令人誇。

話說陸希雲一到，崔、李即問道：「兄亦知九畹被陷之事麼？」希雲道：「頃聞自紫蕭，弟即往府前偵察，原來是裴蘇州為著友梅之故，恨及九畹，故提出蓼老口供，面見撫臺，撫臺即著太尊究問。第恐中禍已深，卒難排解，二君何以策之？」

子文攘臂而起道：「既在同盟，便宜赴湯蹈火，以急其難，若逡巡畏縮，首鼠兩端，非丈夫也。」若虛道：「弟聞中丞公與白下王梅川是同年同門，今梅川亦在魏家門下，與老裴至厚，意欲煩希雲到彼一往，倘求得王太常一書，則事當冰解。」希雲即起身作別道：「小弟今晚便行，只是在城事體，兩兄須要主意。」若虛道：「兄自做兄的事，弟輩自做弟輩的事。」希雲既去，子文道：「弟亦別兄返舍，即遣小僮報知合社朋友，兄於今晚亦須寫好公呈二紙，明日辰時，俱在府前相會，一齊進去求懇府尊。」若虛道：「既如此，弟當約了舍侄輩。明晨准在府前候兄。」

原來錢九畹時望甚偉，兼以李、崔首倡，不論府學縣學，相知不相知，到了次早，在城秀才，無不畢集，約有二百餘人，乃進見陳太尊。太尊推託上臺批發，本府不充專主。眾人又一齊去求稟狄撫臺。撫臺看了公呈，不肯批准，子文挺身向前道：「生員錢蘭，力學好古，士行無玷，今乃以莫須有之事，而羅織以不可測之罪，致使眾論嘔嘔，莫不切齒不平，伏乞祖臺為朝廷惜士，超豁無辜，恩均覆載。」撫臺道：「錢生既係冤誣，日後自當寬宥，爾諸生何須群吁？」子文道：「昔孟軻有云：『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』況今無罪而陷士？某等實切寒心，豈能袖手旁觀、不發一言，以彰公道？」狄撫臺見眾論嘔嘔不已，厲聲道：「錢蘭既到官，其曲自在官矣，諸生何必強辯，以取抗法之罪？獨不見顏佩韋之事乎？」若虛道：「前時蓼州被逮，猶奉聖旨，況擊苑官旗，故佩韋不免於難耳。若今日之事，惟在祖臺犀照，便徹覆盆，況生員等既為公舉，雖碎首殞身，有所不畏，又安知以佩韋為鑒乎？」撫臺見眾論不屈，只得准了公呈。子文等遂叩謝而出，復向眾朋友一一致謝畢，自與若虛到司獄，問慰錢生，不消細話。

再說鄭心如探知錢生入獄，十分中意，乃以探信為由，直至獄中，對著錢生道：「賢弟無辜被陷，惜我綿力，不能代控奇冤，然觀裴孝廉之意，不止為那友梅，因聞賢弟家道殷實，故有此舉。目今若得三百金送他，在我身上，足保無事。」錢生嘆道：「身陷獄中，家母處尚無消息，又何從措辦此銀？」心如知事不諧，即往趙家說友梅道：「錢老夫人，以誘惑恨卿，裴公子復以裝病見罪，裴之勢焰，卿所知也。若能與我三十金，則我以二十兩，密賂裴之門客谷期生，方免不測之禍。其十金，則以委囑錢之僮僕，庶無驅逐之憂。不爾，則禍不旋踵而至矣。」友梅知其設心誑騙，乃謝道：「承君雅念，為妾深謀，第妾自錢郎被獄，方寸已失，惟冀彼之速脫，又何暇慮及於斯？」心如乃艷然而出，於中路遇著賣花婦梅三姐，鄭向所狎熟也，因詢其何往，梅三姐道：「偶進胥門耳。」心如道：「胥門內錢秀才，被妓女趙友梅局騙不遂，暗唆裴公子訟於都堂，都堂即著本府拘審，今監禁在司獄司，已一月餘矣。汝經來其家，曾知之否？」梅三姐大駭道：「十一相公自在虎丘讀書，哪有此話？」心如道：「千真萬真，我豈戲言？」梅三姐一聞此信，進得胥門，如飛的走入錢宅，報與老夫人知道。

原來錢生在獄中三十九日，那錢貞每日雖到獄中訊候，卻瞞著老夫人，家中大小雖或相聞，俱被老錢致囑，兼以未知的確，亦不敢輕易亂傳。不料那日梅三姐卻把鄭心如所說，備細說出，嚇得老夫人冷汗淋身，半日不能開口，急忙喚進錢貞詰問。錢貞不能隱匿，只得支吾說：「初去時，俱是鄭心如誘引，以後惹禍之由，老奴尚未知其詳。」

老夫人便把錢貞痛罵了一場，卻又放聲大哭，秋煙姐在旁在也不住淚如雨點。梅三姐與繡琴諸婢，俱來勸慰。老夫人收淚，向梅三姐殷勤致謝。又喚過錢貞道：「先老爺在日，待汝不薄，及臨沒之時又再三囑託『撫我佳兒』。今乃通同誘引，釀此奇禍，倘幼主少有差失，雖碎割汝肉，不足以償我之恨！」錢貞亦低頭含泣，夫人又道：「別樣官事，亦不足為慮，豈不聞炎上之勢，雖楊左諸君，猶陷於羅網，而況於孤兒寡婦乎？吾且問你經今月餘，只管彌縫不露，將幼主沉於獄底，作何了局？」錢貞道：「皆賴崔、李二相公出冤揭，動公呈。若奶奶要知端的，除非請來一問。」老夫人即著人去請崔、李，又以禍起於趙友梅，便著錢貞喚集僮僕一十餘人，直到趙家廝鬧。那些家僮巴不得有事，奉了主母之命，少不得哄然蜂擁而去，不題。

卻說崔李請到，坐在前廳，老夫人於屏後致謝扶救之力，並問事體若何。崔李便將前後事情，備說一番。因賀道：「恭喜佳郎公出獄，只等撫臺病痊，即日無事。但細查禍之所起，皆出於鄭心如，俟九畹事平，晚侄輩還要約齊同社，鳴鼓而攻之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此皆不肖子自貽伊戚，兼老身失教之故，於心如何尤？」遂具酒飯款待。二子略飲數杯，即辭謝而去。

原來錢生得脫狴犴，因請客賈文華。前在趙家陪飲之後，生贈以數金，賈甚德之，其後賈與裴玄，一面即契，留在寓中。一日閑話，偶及友梅之事，賈文華為生辨剖甚悉，且言疏財好友，做人溫裕謙恭，亦茲不曾拜從蓼洲門下。玄聞之，頗悔輕信心如。又值崔子文私賂門客谷期生，期生乘間屢白其冤，於是玄有寬釋之念矣。天何希雲求得王梅川書至，書中剖悉諄諄，詞音懇切，玄乃致書扶臺，令其有放。不料生之厄運未滿，狄撫臺忽然患病匝旬，及至發牌仰府時，又多了十餘日。

錢生既釋，崔、李、陸三子，俟立於道左，相見之際，悲喜交集，屈指在獄日期，恰好四十九日。忽想起梅山之言，喟然而嘆道：「梅山老人，信神人也。」三子亦各嗟異而別。

須臾抵家，老夫人預置一杖，俟生歸，當撻之數十，及見生容顏憔悴，手軟不能杖下，惟跪而責之道：「爾母德涼，雖不能比數於三遷、畫荻之訓，然亦費了多少辛勤，冀汝成立，乃不能守身如三，而幾啖虎口。雖爾之自作自受，其何以衍宗祧而慰垂白之母乎？」夫人說至此，不覺涕淚交下，錢生亦嗚咽不能對。既而夫人又謂生道：「汝之被禍，皆因舍小所謝，今雖幸免，恐斯人尚不肯忘情於汝。金陵范閻然，汝父同年也，其夫人蘇氏，與我恩若嫡親姊妹。日前曾有書來，備說謫官往家，我父曉為口書，汝父與

往南京，一則省慰年伯，一則在彼攻書，明年鄉試，若不得一第，休來見我！」生惟惟受命。

至夜，歸房，秋煙潛來話別，泣謂生道：「自承愛倖，便已身懷六甲，今官人遠行，歸期未卜，倘後來生下，或男或女，夫人疑妾外私，而不肯相信，奈何？」錢生乃取羅帕，題詩一絕，留與秋煙為證。詩曰：

瑞葉熊羆夢已通，海棠曾記試春風。

欲知別後相思處，只在秋林煙影中。

是夜，即留秋煙同寢。至曉，遣人密約友梅，欲與舟中一會，不料友梅遷去已久。錢生得報，愴然不樂，只得往請同社作謝，然後起程。恰值崔、李、陸三人俱至，言起金陵之往，皆扼腕不怡。將行，老夫人又握手叮嚀道：「竹林之下，願汝相親；綺陌之塵，慎勿再踐。還有一件，那王太常，雖係年家，他近在寺人蔭下，更宜絕跡。」時桂子、紅葉諸婢俱隨著老夫人送出，獨有秋煙泫然欲泣，惟恐夫人審問，先掩袂而歸。崔、李、陸買舟送過無錫，然後作別。正是：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客情。

且把錢生按下不題，再表趙友梅。自從錢生繫獄，情思恍惚，寢食俱忘，每每問卜求籤，更以釵珥施於佛寺，祈生免禍。那一日，忽值錢老夫人差人喧鬧了一場，趙月兒不勝氣苦，又恐裴公子要來尋事，自想安身不牢，即忙僱了船隻，一直遷到杭州。租一所園房居住，在明聖湖邊，岳王墳之左，正當山水勝處，餘曾有《西湖十詠》，附錄為證。詩曰：

路入西泠照曙霞，氤氳香霧覆晴沙。

孤山月落鐘初歇，古埠煙迷柳半遮。

芳草欲迷游子騎，好風將送泛湖槎。

綠窗猶擁鴛衾臥，簾外聲聲喚賣花。

——右《蘇堤春曉》

嫋嫋隨風萬縷輕，搖空似浪暗藏鶯。

只緣夢綠嬌翻舌，豈為啼紅巧弄聲。

畫舫能傾游客耳，香闈解動美人情。

最愁春暮花如雪，老卻歌喉懶不鳴。

——右《柳浪聞鶯》

涼颿滿院麥秋天，歷亂荷開照水妍。

治袖翻紅吳苑女，舞衣剪翠蕊珠仙。

花心瀉露清銷暑，葉底披襟小泊船。

一陣艷香心已醉，夕陽幾處送繁弦。

——右《曲院荷風》

曲港花蔭間柳蔭，漣澗拍岸水深深。

有時戲藻金梭擲，忽地吹波玉尺沉。

貪餌恐為漁父釣，穿蘋應避鷺鷥淳。

非魚雖不知其樂，跳躍悠然足會心。

——右《花港觀魚》

嶙峋對立直凌空，南北巍峨勢並雄。

玉柱全撐青靄表，蓮花共透白雲中。

月明黛色垂千仞，雨後嵐光積萬重。

安得躋攀最高頂，掃開浮翳擁蒼穹。

——右《兩峰插雲》

幽然夜色渚煙收，渺渺湖光漾碧流。

錯落培涵三個影，空明月涌一輪秋。

纖雲已逐金風掃，燈水遙連玉宇浮。

我欲扣舷歌古調，波心只恐老龍愁。

——右《三潭印月》

塔影亭亭掛夕暉，小廬取次掩紫扉。

一峰紫翠煙容遠，列壑蒼黃樹色微。

鳥宿亂隨浮靄去，馬嘶爭惹落花飛。

笙歌半在南山路，多少游人帶醉歸。

——右《雷峰夕照》

雲深古剎隱南屏，向夕蒲牢遞遠音。

催散玉樓歌舞宴，驚醒客邸利名心。

疏聲過籟天邊落，清響隨風月下沉。

促得山僧歸去急，獨攜藜杖上遙岑。

——右《南屏晚鐘》

萬頃澄波一派秋，冰蟾皎潔印中流。

風來鷺嶺天香遠，雲散銀河兔影悠。

寒照兩峰嵐翠重，光生千里柳煙收。

扣舷朗詠坡仙賦，直欲憑虛到玉樓。

——右《平湖秋月》

一道修梁跨水隈，銀沙十里映樓臺。
疏林似剩瓊花片，荒蕪疑飛鷺羽來。
晴日乍溶新水漲，曉風已捲凍雲開。
如何策寒堤邊望，半是尋詩半探梅。

——右《斷橋殘雪》

說這武林洵為山水名區，只因趙友梅心在錢生，哪有情懷賞玩，每日間，禁不住兩行珠淚，丟不下一片愁腸，不覺香銷粉悴，非復疇昔之花容月貌矣。到得旬餘，便引動了闖寡門的清士，耽風月的狂童，怎奈友梅不言不笑，並沒有一點溫存意態，所以來的俱含愠而去。本郡有一個宦家之子，姓胡，字伯雅，為人痴頑不韻，人都稱為憨公子，也慕友梅之名，同一個門客，喚做常不欺，特來相訪。友梅關了房門，不肯接見。趙鵠貪他是個宦家，逼勒數次，只得出來相會。憨公子目不轉睛，看了又看，不住的贊道：「妙妙妙，佳佳佳！」常不欺道：「從來佳麗出在揚州，今見趙娘，果然名稱其實。」憨公子默坐了一會，忽然問道：「我小弟幼時，嘗聞家祖先尚書說，揚州有一個名妓，叫做李端端。今友老也是揚州人，可曾相熟麼？」友梅不睬。常不欺便插口道：「說起那李端端，真個美貌非常，前年在下曾到揚州去，與他相好之極。」

趙月兒在內，只聞二人敘話，並不見友梅接口，惟恐憨公子不悅，忙出來寒溫道：「拙女只因病後，故懶於言笑，大爺何不與常老爹擺那棋枰，決一個勝負？」憨公子遂與常不欺對局，不欺一連佯輸了五六盤。憨公子道：「我的棋，比你何如？」不欺道：「大爺這樣妙棋，不要說在下不敢爭先，便走遍了杭州府，也尋不出一個敵手。」憨公子拍手大笑，整棋再著，常不欺又詐敗了兩局。值酒餚已備，擺列出來，憨公子把杯相勸道：「酒是引興之物，乞趙娘多飲幾杯，助助興兒。」友梅低了頭，只不做聲。憨公子道：「我們此來，無非取樂而已，若友梅這樣敷衍而避焉，請勿復敢見矣。」不欺道：「畢竟是纔人之口，話出來，庶不郁郁乎文哉！」二人且說且飲，只有友梅，不勝懨懨，長嘆了一聲，不覺掉下幾點淚來。憨公子怒道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，這也可厭之極，可厭之極！」即便站起身來，拖了不欺就走。不欺曰：「大爺既不耐煩，不如到吳山腳下，李一娘家裏去罷。」憨公子點頭道：「有理、有理。」遂不終席而去。等得趙鵠出來挽留，去已久矣。你道友梅為何不懼趙鵠，這等自由自主？只因生性聰明，那趙月兒愛惜如親生之女，自十四以至十六，三載之間，所獲纏頭，已不下千金，故月兒不加訶責，惟冀其改情易慮，其如萬般苦勸、委曲開陳，而友梅之心，不可轉也。當晚憨公子不別而去，氣得月兒面皮紫漲，忍耐不住，便大怒道：「你這賊淫婦，原不受人抬舉，你到我家，雖已識得幾個字兒，我卻用了無限心機，把那書、畫、棋、琴，件件教會。寒時便怕你冷，夏天便憂你熱，把你受惜如掌上之珍。這是為何？無非要你興旺門頭，使我暮年安享，誰料，一見那錢十一的小冤家，便把魂靈兒落在他身上，終日價不情不緒，沒心沒想。只恐你有他心，他無你意。他是仕宦人家，少什麼金釵十二，要與他圖做夫妻，你也忒妄想了。你愛他有貌，我看他瘦削臉兒，也不能賽過二郎神。你羨他有纔，只會做幾句歪詩，也不能比那七步曹子建。況今生在獄中，犯了裴公子之怒，生死未卜，你還要時刻掛念，只怕你害了失心瘋的病了。不要說在蘇費用，即遷到臨安，每日買柴糶米，難道是天上落下來？我們開個門頭，一日無客，一日不活，天幸來了這個憨公子，你又不瞅不睬，使他含怒而去，怎不氣死我老娘也！」

月兒話到此處，轉氣得手腳冰冷，直僵僵挺在椅上，只管喘息。停了一會兒，又道：「你這賤人，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若從良是件美事，我做娘的亦不遲至今日了。只因有了丈夫，便要被他拘束，何如春風秋月，散誕自由。若富足之家猶可，設或花費無窮而家私有限，吃的是薤鹽，穿的是布素，又何如飢珍羞之味、服羅紈之衣？這還是一夫一婦，若不幸而做了那七大八，動不動被正妻藉辱，罵是娼根賤妓，其苦更有不可勝言者。況男子漢心腸最狠。始初恩愛，果然似漆如膠，到得後來別戀了新歡，便把你撇在腦後，那時節進退兩難，噬臍何及！怎熬得那清宵寂寞，永晝淒淒？倒不如今日憑你看中那個俊俏郎君，和他相處幾時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其苦樂又不啻天壤之隔也。汝乃聰明人，亦何俟叨叨細說，只要你依了我，萬事全休，稍有不然，汝認得我皮鞭麼？」友梅泣道：「兒闖人多矣，其纔情具足，未有如錢郎者，故一言已訂，雖九殞無悔，惟乞母親垂憐其意，不致深訶，則沾德無涯，而報恩有日。」月兒微微冷笑道：「好個自在話兒，我也不與你長舌廣說，只問你依也不依？」友梅瞪目應道：「一言已決，何必再問！」月兒不勝忿怒，乃以皮鞭，自肩至脛，撻至五六十，可憐潔白肌膚，寸寸皆青，損傷之處，血流如注。友梅惟哀聲呼痛而已，卻絕不改口。月兒再要打時，見他遍體皆傷，無處下手，只得假放手道：「今且饒你去細想，明日若還不知悔悟，我肯饒你，只恐皮鞭也不肯饒你！」因叫侍女勞英，扶她去睡。

友梅到了房中，睡在床上，千思萬想道：「錢郎不知生死，冤家又苦苦相逼，你看這樣光景，料不能留得此身與錢郎會合，倒不如拚著一死，以報錢郎罷了。」捱到人盡睡熟，竟取了一條長汗巾，懸梁自縊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說。